

秦 味

老陕的辣椒情怀



传统辣子面的原料——秦椒。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农耕历史悠久,种植技术先进,尤其是盛产于关中地区的辣椒,得天时地利之便,靠科学培植之功,其质量之优、辣味之纯,被称为秦椒,享有“椒王”美誉。

每到秋天,正是八百里秦川收获的季节。只见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挂着辣椒,院中木架上

晾着辣椒,蒲篮簸箕里晒着辣椒,辣椒在这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仅西府宝鸡、凤翔、岐山、陇县、扶风一带,每年种植面积达数十万亩,产椒几十万吨。陕西的辣椒肉厚、色艳、型长、油大,用手一摸,又绵又韧又光滑。碾成辣面儿,用煎油一泼,香味扑鼻。调到碗里,让人垂涎欲滴,愈吃愈馋。有民谣写道:“八百里秦川秋风浩荡,三千万儿女齐唱秦腔。吃一碗羊肉泡喜气洋洋,没油泼辣子哪哪嚷嚷。”这几句话充分反映了陕西人对辣椒的钟爱。

辣椒何以受到老陕的青睐,这是有历史地理缘由的。早在汉代,关中是全国富庶之地。千里沃野,土地平整,常年雨量充沛,适宜于各种农作物栽培,是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到了明代,辣椒传入中国,关中大地辣椒的种植也逐渐普及起来。因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带,常年有西北风侵扰,为驱寒防冷,辣椒就成为了一种极好的调味品。它有辛热御寒、开胃消食、促进血液循环等功效,所以吃辣椒就成为陕西人

的一大嗜好。

辣椒也体现着一种文化,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就曾用辣椒宴请过美国记者斯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还用辣椒作为礼品,赠送给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多年前,作家贾平凹去外地出差,身边时常还带个辣椒瓶,为的是能吃到陕西纯正的辣味。他在《陕西小吃小识录》中还写了辣子蒜羊血的功效。导演张艺谋深谙秦地辣椒风情,影片《秋菊打官司》里把关中农村的辣椒演绎得淋漓尽致。秋菊进城缺钱,就捎几串辣椒去卖,辣椒成了庄稼人的钱匣子。在他拍摄的《三枪拍案惊奇》影片中,那一个个一字摆开的大碗,在扯面上撒些红彤彤的辣椒面,经烧好的煎油一泼,顿时发出“嗤嗤”的响声,那情那景多诱人啊,谁不想尝尝这油泼辣椒的美味。

陕西的油泼辣子(辣椒碾成辣面用油一泼)是出了名的。20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友人来西安观光,很想买一些陕西的油泼辣子带回去,可跑遍了大半个西安城,没一家卖的,只好抱憾而归。20世纪90年代初,陕西三原有位叫姚正运的人,他突发奇想,咱这么好的油泼辣子,为啥不装成瓶,装成罐去卖?经过他深思熟虑、多次试验,在三原县创建了一个渭北

秦椒加工厂。他加工辣椒用的是石碾,这样缓慢研磨属物理变化,不会改变辣椒的本性。若用铁制的机械加工,高速运转的热量会使辣椒发生化学变化,那样味道就不纯正了。在他的努力下,老老少少都喜爱吃的油泼辣子,一下子从农家的锅台边,进入了商品世界。

油泼辣子走出了陕西,冲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油泼辣子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进入了东南亚的超市,还参加过在美国匹兹堡举办的食品博览会。千百年来,一直在农家饭桌上徘徊、自食自足的油泼辣子,如今成了陕西的一个名牌,成为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油泼辣子的批量生产不仅满足了都市人餐桌上的需求,而且满足了国外友人的喜爱。

辣椒滋养着陕西人的体魄,也滋养了陕西人刚强坚毅、泼辣果敢的性格。老陕说话办事,总是高喉咙、大嗓子,性格耿直,风风火火,从不拐弯抹角;还有那成边卫国、前方打仗的赳赳老秦,总是冲锋在前,英勇善战,有一种愣娃精神;就连唱起秦腔来也是一吼山河动,遍地起风雷。

陕西人与辣椒有着一种割舍不了的爱,这就是老陕的地域情缘、生活习惯和文化浸染。 □王雄文



人 物

焦云龙(1840—1901年),字雨田,山东省长山县贾黄乡丁家庄(今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清泉村)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自幼读书勤奋,课余不辍习武。同治十二年(1873年),考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考中进士,以知县发陕西米脂县即用。光绪元年(1875年),35岁的焦云龙奉朝廷之命到米脂县任职。地处长北的米脂县,县名寓意虽好,但却是旱情最重的地方。刚到陕西,现实给了焦云龙严峻考验。

19世纪的华夏大地,多灾多难吗,地处大西北的陕西更是天灾人祸不断,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光绪元年(1875年),35岁的焦云龙奉朝廷之命到米脂县任职。地处长北的米脂县,县名寓意虽好,但却是旱情最重的地方。刚到陕西,现实给了焦云龙严峻考验。

焦云龙在山东老家时曾遭受南匪之患,深知流民之苦,深以为忧。他每日必亲往一线视察灾荒情况,了解灾民生活,看到百姓垂死挣扎,心如刀绞。他在《米脂县办赈》诗中写道:“天灾似火地如烧,四野禾苗并土焦。百吁上苍无一应,徒叹心血似盈瓢。”

有人向他建言,于城隍庙中诚心祈雨,上苍垂怜便会施以甘霖。他立刻动身前往,在庙中祈求数日,但天降雨仅一寸,对缓解旱情没有多少裨益。

求雨的同时,焦云龙忙着筹款购置赈灾物资。灾年物资奇缺,上级赈灾款迟迟未到,富户又不愿捐粮,焦云龙带头捐出600两养廉银,再聚集乡绅,阐明形势利害,强令捐款捐粮。然后组织力量设点施饭或发放粮款,同时设立育婴局,收容抚养饥民抛弃的婴儿。

朝廷赈灾款下发后,焦云龙把所筹灾银和朝廷的赈灾款购得的口粮,全部分发到灾民手中,米脂县因灾死亡人数大大减少。

光绪四年(1878年)春,米脂县严峻的旱情得到缓解时,焦云龙调任三原县。

三原县地处关中平原,向来商业兴盛,但经过同治六年(1867年)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和光绪三年(1877年)的特大旱灾,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田园荒芜,村舍为墟,百姓饿死过半,野狼出没为害。

履职三原,焦云龙通过消除狼患、招徕移民、抑制土地兼并、修复疏浚渠道、实行减租等措施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使当地百姓度过灾荒,得以休养生息。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陕西又遭严重旱灾,情况就像白居易诗中所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百姓赋税沉重,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官员赈济不力,饿殍载道,尸枕枕藉。潼关是三省要道,周边灾民纷纷涌来,到处可见衣衫槛褛者。省府无计可施,只得再次起用善于赈灾的60岁的焦云龙。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焦云龙,由商州再回潼关任抚民同知。到潼关后,他一边号召富户捐款捐粮,组织人力搭建粥棚施粥,一边安排流民在附近崖下挖窑栖身。

这时,河南、山西及陕西各地灾民涌进潼关,属吏请示处理办法。焦云龙说:“均属饥民,何分彼此!”他安排在城内金陵寺和各主要街道设立粥厂,舍饭放粮。并约法三章:米要淘净,面要下足,饭要做熟。难民每人发铜钱20文。若有贪脏枉法者,依律治罪。

此后九个月,焦云龙一面筹措粮款,应酬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而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络绎不绝路过潼关的钦差大吏;一面率臣僚放粮放钱,慰问灾民,艰难地度过了灾荒,全活百姓无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日,潼关厅灾荒过后,重流流行。61岁的焦云龙,因积劳致病,加上经常接触灾民而感染瘟疫,骤逝于赈灾任上。弥留之际,他将官吏召至榻前,口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广大灾民。

焦云龙的噩耗传来,潼关全城震惊,士民戴孝,如丧考妣,捶胸顿足,巷号户哭达旦。焦云龙的灵柩停于古城内华佗庙中,老百姓日夜守护祭祀,来灵前哭吊者络绎不绝,痛哭之声不断。《三原县志》记载:“三原父老闻讯,步行数百里,哭倒于灵前。”华阴、洛南等县以及邻省山西、河南邻县的百姓,也连续十多天接踵而至,到潼关厅衙吊唁。

焦云龙从米脂赈灾开始,到潼关赈灾“积劳成疾,卒于任所”,在陕为官前后27年。他勤政爱民,敢于担当,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尤其在赈灾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卓越才能,是近世一位罕见的循吏。 □张喜龙

赈灾循吏焦云龙

鉴 藏

陕西寻古——早期城市雏形的显现

2004年5月,在西安泾渭工业园南面路段延伸工程中,无数碎陶片(其中不乏艳丽色彩者)和大量灰土夹带在黄土中,被挖土机翻卷出来……闻讯赶到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对陶片鉴定后,认为是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文化的产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随即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了调查,确认遗址南北宽约800米、东西长约1000米,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杨官寨遗址这座沉睡了5000多年的“巨人”终于在开发过程中逐渐露出了神秘面纱。

最早的城市雏形
古遗址的规模与体量往往是遗址重要价值的直接体现。

现任杨官寨遗址考古队队长杨利平介绍,杨官寨遗址环壕平面形状类似于规则的梯形,总周长1945米,壕沟内环绕面积达24.5万平方米,壕沟宽10—15米、深3—5米,是迄今已发现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聚落由完整封闭的壕沟、聚落西门址、中央水利系统、东区成人墓地等功能区组成,是一处经过全面规划、功能齐备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首次从整体上构建了一处庙底沟文化时期典型遗址的聚落整体布局,为庙底沟文化聚落的研究找到了一把理想的“钥匙”。

面带宽意的陶器
说到杨官寨遗址,不得不提最具代表性

的陶器——镂空人面覆盆形陶器,上面有一个人的模样,眼睛、嘴巴中空,中间有突出的鼻子,形象十分可爱,历经千年后,依旧笑意盈盈。

杨利平说:“镂空人面覆盆形陶器极具代表性,该类器物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遗址内还出土了十多人面饰的陶器,用镂空、浮雕、贴塑、刻画、戳印、彩绘等方式,在陶盆、陶钵、泥饼、夹砂罐、陶环等器物上,制作成人面的形象。

庙底沟文化时期出现一些特殊器物,从出土位置、器物造型、功能设计等方面来看,显然已经不再是实用器物,可能与祭祀或者巫术有关,可能就是特权阶层在进行大型祭祀活动时使用的祭祀用器。

史前遗址出土上万件陶、石、玉、骨质文物,这些文物的制作体现了先民的智慧,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社会价值。

更多惊喜待发现
洁白的稻米已经变成了乌黑的、充满孔隙的碳化物,黍粒、粟粒同样变成了漆黑的碳化物。“遗址中水稻遗存的发现,反映出关中地区当时的气候条件适于水稻种植。此外,他们已经有了储存粮食的习惯。”杨利平说。

杨官寨遗址考古队领队王炜林研究员认为,聪明的杨官寨人在制作陶器时已经将预防



杨官寨遗址环壕西门址航拍。

鼠害考虑进去,较为夸张的斜腹小底缸利于防范鼠害,口大底小,陶器表面被处理得十分光滑,小底的设计原则是为了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更利于防潮。

那么,杨官寨的村民种植粮食吗?杨利平指出,从出土文物看,其用于农业耕种、收割的工具十分有限,似乎说明杨官寨史前聚落内从事农业生产较少。如此巨大规模的史前遗址如何获取实物资源,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镂空人面覆盆形陶器。

→斜腹小底缸。

或许当时已经存在资源调度和物资供应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那么其资源是如何获取的?也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此外,杨官寨遗址个别墓葬中的随葬有块状颜料、纺线的纺轮等,都是先民智慧的结晶。“相信随着杨官寨遗址及庙底沟文化其他遗址相关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会给我们带来更多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可能。”杨利平说。 □杨利卿

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

天禄阁位于西安市大白杨村西北5公里,未央宫前殿遗址北侧400米处,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

西汉初年,长安作为统治阶级的国都开始设计修建时,丞相萧何就在未央宫中主持修建了天禄阁与石渠阁。西汉初,继续推行秦代的“挟书之律”(规定民间不准藏书的禁令)。

汉惠帝时,为收集和整理图书,废除“挟书之律”。汉武帝更积极地收集整理书籍,命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成帝时又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分类整理。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秦末散佚的图书又被发掘和整理出来,集中到长安的书籍共有596家、13269卷,藏于天禄阁与石渠阁。后来司马迁就是参考这些书,写成了五十多万字的不朽巨著《史记》。

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的著名学者扬雄、刘向、刘歆等都在天禄阁校对书籍。汉成帝时,曾命学者在未央宫天禄阁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勘工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文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校成一本,由刘向画出篇目,修改错误,写出提要。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子承父,把汉皇家藏书加以校勘、分类、编目后写成定本。我国目录学之祖《别录》,也是刘向在天禄阁编撰的。

天禄阁是一座高台殿阁建筑,原阁规模宏大,后经风雨剥蚀,现在的天禄阁只留下了台基。遗址位于天禄阁小学内,现存夯土面积22×34平方米,残高7米,台上一间房。台上有后人为了纪念刘向而修建的“刘向祠”,并且出土过雕刻着“天禄阁”的瓦当。 □杨洋

胜 迹

往 事

西安老院记忆

匠人糊过的顶棚平展又漂亮,一会儿就把顶棚糊完了。

在老院里,糊顶棚也是家里的大活,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被放到院子里。一般干完活,还要给糊顶棚师傅管顿饭。院子里这家糊了顶棚,紧接着另一家也赶紧挪家具,请糊顶棚师傅给自家糊顶棚,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再后来,不用为席顶棚耐用又好看,纸顶棚糊就逐渐不用了。如今,糊顶棚的时代早已过去,但这个老行当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夹块煤

老院子里住户多,家家门前都紧着地方盖着一间小厨房,房顶多是牛毛毡搭的,里面放着一个蜂窝煤炉子。那时候的人家都是烧蜂窝煤在家里做饭,每到中午下班时候,家家都是急着打开炉门赶着做饭,偏偏这时候炉子又灭了,赶紧把炉子提到院子忙着用劈柴引火,还是不行,没办法就赶紧跑到邻居家里去夹块煤,等煤烧着了,急急赶着做了饭,吃完饭又赶着上班去了。

夹块煤成了老院里的常事,做饭时间,院子里四处跑着夹块煤的邻居。大家也是相互帮忙,见有人来夹煤了,就赶紧让其把烧好的煤夹走。母亲在家里生着两个蜂窝煤炉子,到快中午的时候,就把两个炉子烧得旺旺的,等着邻居们来夹煤。母亲说:“中午就那么一点时间,上班的人都不容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记得煤店一度还生产了一种引燃煤。这种煤很容易引燃,蜂窝煤上火快,做饭也方便多了,慢慢的院里相互夹煤的人也就少了。之后,液化气罐走进普通家庭,蜂窝煤炉子在老院也逐渐消失了。

打家具

过去的人家,用的家具都是自己请木匠到家里来做,一般街上是买不到家具的,统称打家具。打家具,不仅要给匠人工钱,还要管吃管住。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老院住的时候,院里邻居只要看到谁家请了木匠

做活,就知道这家一定快给孩子办喜事了。当时,大家都喜欢请南方的木匠,因为南方的木匠师傅聪明脑子活,也总能带来新的家具样式。

有一次,前院一家请来的木匠师傅正在拉开场子做活,做的是一组大立柜,两边是柜门,中间是镜子,这也是当时比较传统的样式。正在此时,后院一家也请了南方木匠师傅来做家具,做的大立柜是刚刚兴起的捷克式立柜,三扇木柜门,可以自由散开,两边柜门突出,显得漂亮大气。院里好多邻居看了,也打算做这种新式立柜,连前院正在做家具的邻居,也要求改做这种新式大立柜。以后兴起的高低柜等新家具样式,也都是南方木匠带来的。那个时候,只要家具有什么新样子,院子里的邻居就能很快知道,因为每个木匠师傅走进院子,都会带来新家具样式的信息。

老院里做家具是一道风景线,做家具的场面很大,家门口堆满了各种木料、木工工具,旁边还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茶壶、水杯。两个木匠师傅先是开工料,又是做成品,忙得满头大汗。主家则忙着在厨房里给孩子你追我跑玩耍嬉闹。

每当说起这些往事,老人们总是说:“那时候,老院子里打家具就是热闹。”现在的家具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自家打家具的日子也已成为回忆。 □李永安

